



俯瞰姑塘海关。

吴楚姑塘话雄关

□ 刘为珍、文连国秀 摄

九江，江湖交会，位居要冲，素有三江锁匙，七省通衢之称。不仅是车船辐辏，商贾云集的贸易商市，也是上控荆楚，下制吴越的军事重镇。彭蠡浩淼，匡山兀立，古时曾有两个重要关隘雄踞在这名山名水之间，其中的山关叫吴楚关，水关叫姑塘关。

吴楚关，位于吴障岭石硠山。吴障岭系匡庐余脉，距九江城东南三十余里。山岭连绵不断与庐山接成一体，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早在春秋时期，这里为吴国的西境，楚国的东境，故有吴头楚尾之说。在诸侯争霸的年代，有很长一段时期吴弱楚强，这道长岭也就成吴国防御楚国进攻的天然屏障，故称之为吴障岭。在吴障岭中间有道长长的天然裂谷，谷深崖危，形同天堑，故名硠石谷，一条贯通吴楚两地的交通要道就从这裂谷之间经过，方志中所记载的“吴楚雄关”就在这里。清同治《德化县志》曾有记载：“吴障岭南下有巨石，镌‘吴楚雄关’四字，古刻也”。又载：“硠石山，亦名硠石谷，中有硠石庵。山硠有亭跨于路，通孤山，隘如永巷”。

吴障岭是何时设关？无稽可考，最晚当可溯及到春秋战国时代。史料有载，春秋时，楚平王七年（公元前552年），大夫、太师伍奢直谏遭斩，次子伍子胥也被追杀。伍子胥慌不择路，打算从吴障岭出关投奔吴国，然而这里早有重兵把守。伍子胥又一路落荒而逃，不得不取道安徽，直奔小岷山。平王无道，家仇未报，朝廷大有赶尽杀绝之势。伍子胥悲愤交加，一夜之间须发尽白。想不到这尽白须发，竟然帮助伍子胥终于“混”过了“昭关”。后伍子胥又帮助阖闾刺杀了吴王僚，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力日盛，不久攻入楚国，终报杀父之仇。

昭关故址在今安徽含山北小岷山，两山对峙，地势险峻，其口可守，也是春秋时期楚国东部边关。而伍子胥在吴障岭受阻，却能“混过昭关”。足见“吴楚雄关”在当时吴楚两国的重要战略地位。

吴楚雄关，究竟是派何等级别的军官镇守？似乎也可以从明代桑乔的《庐山纪事》中略见端倪，他在吴障岭北的洞林山曾作有这样记述：“吴障北，为洞林山，再北有峡谷，曰硠石。

硠石路由两山间，隘而深，如永巷。陈友谅攻南昌，尝立栅于洞林山上，屯健卒以扼鄱湖，塞吴障山道。其将常骑白马。友谅败，其众歼焉，后遂为厉。每风雨中，行者闻其上如有人声，皆畏恶之，樵者莫敢犯。村民祷祀者，必先祈曰：‘白马将军’”。也就是说，陈友谅攻打南昌时，曾派遣一位骑白马的将军在这里阻击朱元璋的吴师救援南昌。

再检阅距吴楚关不远的地名史料：“将军套港在南湖嘴，明师扼江时，于此作浮桥以渡师。”并在“南湖嘴山”名胜志条下录有记载：“南湖嘴山当鄱阳湖口，左江右湖，其势险。东引鄱阳，北俯杨家穴，南控扬澜，左蠡诸山而与青山白石相望，明臣韩晟尽节如此。”德化县志对“韩晟庙”也录有记载：“南湖嘴，去县治五十里。韩将军晟，辅太祖战鄱湖，尽节此地。敕立庙祀之”。

成者王，败者寇。朱陈鄱湖决战，朱元璋一胜而得天下，他当上了大明的开国皇帝，成了明太祖。部将韩晟也敕封神，在战死地立庙受供，享有人间香火。恰恰相反，陈友谅死于流矢，他所建立的大汉政权则被贬为“伪汉”，战死的部将“白马将军”也化鬼为“厉”，不仅过往行人相畏恶，连村夫樵者也不敢冒犯！姑且不论史家对历史人物贴上的标签公正与否，但是从上述史料记载中可以得知，吴楚关一带也是当年朱陈决战的重要战场，且两军将士伤亡也十分残烈。

姑塘关，就设在马祖山东北，也是陈友谅与朱元璋决战鄱阳湖的战略要地。清同治《德化县志》也作有记载：“姑塘在仁贵乡姑塘市东，亩许，终岁不竭。湖滨有天后宫，旧为明魏闾生祠，崇祯初改为送子娘娘庙。清雍正间改天后娘娘庙，为一镇香火。姑塘有小岗曰炮台山，元末陈友谅驻师山下，筑台置炮以击吴师”。

从方志资料就可以看出，姑塘山下的姑塘关自古就为扼守彭蠡的战略要地。战时，则重兵扼守；平时，则设关征税。志载，九江钞关始设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清代改称榷关，征收来往船只关税。因鄱阳湖、赣江及长江下游过往船只不经过九江关，故时有关税“遗算于湖中”。也就是说九江水道关税时常从鄱阳湖中绕关而逃，偷税漏税十分严重。明嘉靖年间曾在湖口设关道

缴，而湖口关终因风浪险恶，不利船只停泊，税收同样难于征缴。清雍正元年（1723年），为确保商船“利于宿泊，脱于沉溺”，选址大姑塘，设九江榷关大姑塘分关。自此以关兴市，商贸繁荣，鼎盛时期姑塘市常居人口多达三万余人。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干支为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赔付八国偿款本息共计白银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以海关税、部分地区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史称“庚子赔款”。九江海关作为条约中二十二个抵押常关税之一，关税为外国列强所控。为争夺姑塘分关征税权，地方政府还与外国列强把持的税务总公司发生了一场纷争。1901年11月3日，清政府外务部准江西巡抚李兴锐所请，行文税务总公司称：“该关常税奉文改归税司，自应遵办。惟姑塘一关距九江水路九十里，按原议应归监督专管。”11月5日，总税务司致函外务部称：“姑塘关原称距九江水路九十里系按水路曲折计算，其实陆路直线不过四十里，仍在原议五十里之限内。其九江常关既改归税司兼办，则大姑塘似应一体并归兼理。”清廷腐败无能，赔款本属是非混淆，更何堪明辨水路与陆路之间的里程曲直？又迫于地方政府让步，于11月12日将姑塘关划归九江海关管理。直至1929年在一片反帝反侵略的浪潮声中，九江海关与姑塘分关才一并收归国民政府所管。

“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自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这是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所写的《江上》诗句。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战场上的血迹早已被岁月的风雨冲洗得一干二净，当年战场的厮杀声也已被这青山绿水间的鸟雀啼叫声所替代。这山关的山，这水关的水，已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一首首诗，一幅幅画；发生在这山水雄关的史实，也成为百姓之间口口相传，似是而非的往事记忆。如果说吴楚雄关补充了春秋时期伍子胥混昭关时的那段传奇故事，那么，姑塘分关则见证了落后就被挨打，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罪恶。1987年姑塘关遗址被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辟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姑塘海关遗址。



昔日通往直隸一隅。



昔日守直隸。